茗柯文編

序

武進張大令式曾將重刻其曾祖王父臯文先生茗柯文集而以寫本示余屬爲之序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瑋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瘤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眞衆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多矣臯文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

失銖黍自爲賦亦恢閎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奥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譏不敢少溢何其慎與自考據家之道旣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厭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閩披索瑕疵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詖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豪芒固亦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意

萌於至隱文詞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其蘊蓄者厚遏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與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糜爛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約殆有甚於疇昔書籍刻板皆摧燒不可復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既欽其篤行茲重覽茗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同治八年十月湘鄉曾國藩

序

武進張皐文編修以經術爲古文於是求天地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豈託於古以自尊其文歟又豈迂回其學而好爲難歟聖人之道在六經而易究其原禮窮其變知扶陽抑陰之旨然後交際之必辨其類議論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經上下定民志之旨然後措施必求其實有裨於治許與必衷於彝典也下及騷選其支流也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蓋義之附於經者內也義之徵於文者外也由內及外而發揮天人之際推闡

制數之精其所蘊更宏其所就更大惜乎編修之不究其用而遽沒也編修所著書元爲刊其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儀禮圖今其友李生甫張雲藻又爲刊其編年文集爲四卷而屬序於元因闡編修之素所持論俾後之學爲文者決擇焉若其文之不遁於虛無不溺於華藻不傷於支離則又知言者所共喻也嘉慶十四年夏

阮元序

茗柯文初編目錄

賜進士出身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翰林院編修張惠言著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右先生既没士錫於遺稿中編錄者先生自編其文凡爲他人作及壽言率不錄故据爲例所删文則別編焉錫董士錫謹記

茗柯文初編目錄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游黃山賦

荃孫

黃山者靈囿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列嶽嶅象崑崙閬風方丈蓬萊文其幽扃宮別杳冥卉旭凝霜仍霄閟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陽浮邱棲其顛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畜鸞鶴翔其林芝英挺其阜亭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故復巖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永解纓絡結廬神陬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

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廹區中之隘陋兮藐寥廓而神攄行周覽乎八極兮騎騂騮以躑躅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氾濫舒節乎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淡兮覜容成之高臺巉巖之嶢嵲兮拂穹窿而上回連岑吁其坱圠兮從曼羨以延屬經崇駊騀以撇天兮歷隴罷陁以頹谷霞嬰雲汩般以澹蕩兮嵸嶨紆漓紛以相逐時雨未臻乎黃山也忽丹嶂之岑嶙兮頫犖峭以霞起浮纖削而孝敷兮勢振飈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自眇眇而無倚何風引而欻去兮慶不可乎彌揆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溢之

湯湯陰火熛薄于巖幽兮伯僑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
于游蒙兮霍然飄除霄然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
貞絆乎相將横窈窕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閒幻景
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偲廬旋室㝢篠以娛娟兮栿帳廱
翳而相扶廊貞卓錫以迤仵兮狀顙頸而睢盱羌尋眴
而無見兮悵天闕之不我舒厲扇舸而百轉兮穹崩岦
以上征雲霏霏而襲予兮后氣靆靆而愈清岑嵓雜遝
以差錯兮衝莅隱倚追以縱横堂防絕限崛以艘路兮
愣眙恍臭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溟幽杳兮出雲窟之
窐寥窈冥搆谽谺之膠盭枝梧兮尋光景之晻曖鎣暝

稍定氣而囘眺兮臨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洪紛而錯崔嵬翹撇烈孤以獨峙兮疊重陽而下迴形精溢遠若不知其所柢兮盤空青而無依縝澤絡繹交以騰湊兮龍鱗霞駁煒以林離天扉石室儼以高隮兮亢鳥騰乎將吾止之獨撟首而不可即兮心徊徊而不怡仰穹溟涬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慄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進華藪葛以右起兮翼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嶒鬼崴据以天橋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颺兮彙合欲欻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概逍遙往往高松負石以

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徙靡而卻負兮蚑螭蚴蟉相詭而異態沐疏仡之霜雪兮醷禪逼之沆瀣猿狖仰眴而不能攀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崒靡何纍纍高低混茫變積參差欝撓天地茫茫霏霏似驚潮之鴻涌于海門兮如嵽垤之冢列于庭階也于是販奇遻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巑岏而陟蓺刖兮囘兀婁而踐巀嶭嵐磴運裹以穿浚兮石齒盱驢以碭突逡巡二分以側足兮下覗嶔巖㟏窌以罔沕噤吟跮踱僮乃得度兮自眩轉而兌忽詘轄折技熊經以卻立兮浸淫噬呀攀以中必離荆忌之傈佼疾迅兮猶麇麇而

氣失爾乃石扇額砥兮掩杳玲瓏會宇覆複兮宛淵变
通參差薇蘅兮壹陰壹陽枝櫕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淹
回旋而詰屈兮逸乾坤其若蒙嶽矆湧而上出排閶闔
之蕩蕩軼遊氛于鴻濛淩虛撫而獨立兮貫到影而高
厲倚瑤光而部眾神兮捎豐隆而扶屏翳馮蔑蒙而下
矚兮汨修驝于一氣嵂屼鑽列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冥
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
際
堨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蠕蠕逶迤綦折以規轉
兮阬隮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
圍羣象于寸眸兮駢衍振陳宮以㟋顏撐菡蘭之卅六

兮跨元君于雲閒卻睨巨鼇兮欽涅娊漾漾兮奪精僊之人兮威蕤紛何爲平揚靈總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杳冥滃湟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習鑾瀾以煌熒四顧揭北華華縰縰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鼇沒吻以鍔鍔兮卻顛蹶而巉踞狻猊弭啖以奮亹兮作首目之彭彤巨靈高掌于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袁女娥幼眇以流睇兮被長佩之蕤綏百怪欺猥以罷對兮儼瞵瞞而睽睢羣岳岳以嶷嶷兮隨顧盼以駱驛卒悚悚以驚魂兮中怡悵而意迷曾嶄崔嵳日夜出雲滃沛茀鬱烟烟熅熅紛飇起而厲天兮汩溷會而渾庉爾乃輕飈乍起宕拂

四表洼揚鶩奔泮渙騷擾紛紜邅迴以下降兮綢繆周
盩轇以旁繞穹窿糾摎皇以岡溝兮絣鬱漫衍敷以綿
邈圜宇廓以清澂兮呆祇濫其漫漫陁而澒洞千里而
無極兮州神大瀛倒灌而外環于是紛菝惝怳瀁瀁澌
澌險隨曳嶰閜闠旋冤瀴洶洶其交會兮滂煩瀸而紛
屯嶄巖累峗怒起而漏出兮吸瀴潚萃迫隘而復還緜
回鯤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撟矯以龍翰儵蠨蝸像
揚光以出入兮忽若鮫人水斐飄麗以眇曼三山滉瀁
欻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崒中起而突植兮文象碣
石之孤騫滑肱譎幻儵忽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千

是目駭意蕩志慢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天極浩乎瀰瀰沈沈溶溶鱗鱗離離嘻嘻兮旭旭天閶兮洞開翠爲緣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九葩兮紫蓋委麗鮮扁卉翕兮紛縕輝光炫耀兮陸離暢飀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窩霧而遵逝兮厭浥襟之英英披靡蕪之幡纚兮宿隩嶇之松聲幽人爲我揮琴兮（儀徵江鈺字麗田隱居山中）遐素女于太清山鳥更唱而赴曲兮流仙樂之冷冷紛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爲期揖松僑而儷游兮戴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揺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蕤

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蒼虯顥鸞赳螭以相待兮丹砂赤醴熠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差五采之璚枝庶遠遊之軺轝兮聊發軔乎自茲

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沐浴崇障犎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攟采梗概爲之賦云

丹陽之南嶺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斗紀下樓衡巫外則崒山崔嵬于近作嶂陪以大鄣厲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浙江出其東千源萬溪經營淡澧各走相詭宛潬黯黮回錡隘巘迫阨轁轗逆阞孫理梢

窞出窞勢若矢激不可追覽雷出電追轉石巽聲闇沛汩淢泙龍鏗訇漻繆谽谺礚礚悲鳴鐘鏞穆羽將鎗代更蕩濊瀑埸纖潛不藏文錦鱗礫瑩瑩煌煌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湀闊會流交注羣輸泣泣潼潼上合彭蠡下達出江爾其大勢則岎岭崆崇糾纓崛崎積沓陘帀陰陽蔽虧夫容菡萏倚天無茄形精互輝灼若朝霞其會高則上出閶闔平睨寒門頫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竆陰則涸沍憀悷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其石則蹠踔刻削嶒絫增積摶總別追重疊并益將顯復稽附稷躡蹠縱橫駴盱震心讋魄黝質斑采炫耀龍

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奕怒淩厲卑不知其所原增巖重岫鬱曖窈冥環橑複笮脇施瓏玲陽光迤輝疑自地燭不見天形或乃灝籠金鼎威蕤玢靈庢牀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閬九峙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沙疊隙擲盎青鸞石人儦儦茷茷爰有溫泉是之自出天都巍巍歸然特雄遠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杳交錯洪紛馮戎蠢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屼屼探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鐔白鵝吟嶙巍嶷九龍懸泉消

搖之溪堪嵧溶洗千態萬狀澄奠百尺輝黛沈颸列如鯀星揮布芃䇲于中乃有錦鱗揚鬐后班無雄魶魚兒啼其石則有飛雲龍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霍鮮互別翩翔相追其谷則乘龍老蛟蟠蜷淵處千瀑亂入冬夏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雷聚丹臺中塡是曰天海鬱擬眾皺芬芬紫紫家影厥嶄際貢其惶絡繹臬杌蕩空流光艷霞飲焱髦紛前翠彩濯濩般㷍旁于後則仙都峕巚師子疊奮丹霞后琴厲以始信叢石筍植綠卒而起前參嵯岇傑池未已爾乃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偕檀桯蓊柏海桐辛夷楓

櫹槮椰樅桂黃楊栴杈交柯魁瘣紛揚馮淩藩京鬱鬱
蓴蓴上矗重陽喬羽霄颿旁御日月中稽風聲樠樕叫
嶀無時晏霄穎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
白虎蒼豹素蜼元熊山閭一角醜鹿人从儵來報往驚
嘄羣訌玃父嚚顧揮子猿公蒼髯修額接幹回叢透脫
半落夭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鶬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
離雍雍嬰嬰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若調乎簧笙其松則
枝梧節族脂石鬣雲蛟螭倒拔之而鰭鱗仰颺撇烈不
見柢根奇瓌易貌覼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
威喜伏靈石脂蘊精閟采僊靈是資草則鋪于披靡載

芴蔚薱蘼蕪突蘺菂蒻薜荔珊瑚翠雲龍脩雲霧春芳
隱隆秋酸霍濩藭花散紫翕習蔓茗青碧翠紫菲菲菁
菁熖燿煌扈不可紀名粤有大藥黃連山精餘糧大苦
茱芐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
農未知俞跗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榻枇杷棠梨
若榴木蘭彼子楙梅餑芳裂芬林禽崖蜜松肪出焉爾
乃其懸磴突駴揭孽倒足廣婁犯岸坙踏磵嶝仰冠傾
陊倪跖窈邈靉靆慓慓萬端異類氣盡汗駭怳怳魂隊
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忽恪悵目不敢睞蚑息扶服熊
經烏盺然後得屆焉若其淩鴻濛貫倒景懸涸泫息滓

溟涬恍惚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沆瀣涌瓊英充偓佺厮征嶽扈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雙

于是天雨新霽蔚晉朝隮曀魁坱圠滂洋四施瀿混懷隧馮徑陵東淈扶桑日之所出南濆炎風西淹總極北洍積冰漫漫汩汩風至波起天地岌嶪狀若浮海設于碣石沄沄積稜化為魚龍徽鯨奔鯢稠穀續翻七囊鬱勃萬響怨叫驚禽悲獸跡魂哀嘯轔轔隱隱不知處所㾓聆忽荒皆在水下翔陽震盪涌波憑興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紀地緯薩扈煌熒九光十彩轉互代更逢湫閶風昆侖會城琪樹建木珊瑚琳瑁戴勝虎齒雜陽流形玄芒無端隨

望而生絪縕元黃儹將會儭憑蒙龍覛天䋡靈之飛氣鎭高邁橫凌九坑杳天外于胥樂兮發蒙蠢。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爲作賦亦復僑居之感貧才之歎也余惟其蛻濁濊辭泥滓淸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絜感時運而來翔辭緇涅于埃濊翩乘風而逌行儵旣翕于五日歘畢伏于淹堥何變化之至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頟以飾首抗修緌以儀冠斑

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翰嚵醴泉以爲飲接流灑而爲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體逍遙以自然胡嘒嘒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橫滔涸而頻咽鬱翹厲而縈互紛旁振以接響喚逐聲而合趣款餘芬于勁秋弔陳芳于假夏恐雨雪之夙集淹餘光之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豈緘默之不能將多言而未寤頌曰緊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粹內任自兮居高揚清姱而不閑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貞以長靜兮閉志自藏保正性兮棄汙遷爽任而不守

兮嗟爾至德永以爲友兮

秋霖賦

何重霧窅窅之曖曖兮曀沌沌而無識八溟傾以雲霽兮天地鬱沓以滲離羲和潛轡于太陰兮金樞弭節而匆御屏翳睄霓以扇威兮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淒淒兮況茲霖之洽溱登高城之曠覽兮潦汩淢以四集清漳奔陽以潰溢兮平蕪漾漾以灄灄川原淼其無津兮哀行旅之深涉鶩鷗高厲側翼而孤瞬兮雁嗷嗷而無依寒翟溼而不飛兮稻粱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憀兮春獨返乎虛堂飆風淒淒而入幃兮霤循檐之浪

淚菞菌苦而不薇兮甫足入于空牀夜沾溼而十起兮
屢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頹而侵尋故鄉
杳以日遠兮文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宋歷兮共千里
之切心造兮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褰裳而就
之兮限浮潦之淫淫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旦
聊援翰以抽思兮辞中懷之惓惓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宵聶晝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柎交梧僻
而同氏蘂必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頹而彼
寸柯方菽厥章答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既感

其道爰爲賦焉

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之麗生也翳弱草縈蕪狐根萌謀荏枝條倚靡遊塵離焉積飈吹焉於是晩春早夏百卉茂止紆丹睨其左錯紫睥其右戭費翟散僥部瀾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逮時也委委猗猗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擺乎其不爲之友也爾其覿朝陽而布葉矯夕儀而斂陰託秋霜而表榮倚曾墀而效心華不飾悅香不越林羣不比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體志安隱釃釃深深淒淒兮秋風飄颻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恐冉蒻兮弗任諒

君子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爲畫竹樓圖煙標既竒雲矚在兹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栽葉而得光赤山昏素流折紺參差縹淚汨山雕氣而縟景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牖玲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孤侵人聲四沈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遥入風萬響而來尋于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追爾長嘯渺焉登樓結杲條兮

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窈窕之既晏顧防露之未朝理紛緼之昔悅厲郢客之長謡謡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襟橫千里之騁望報蘭茝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緣文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爾爲極兮

賃春賦

海甯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賃春圖以自況爲擬梁生之賦以敘之

時恇恇兮不習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悲窈窕

濟微　王濬雄

騶八之選　王錫甫

兮日長感梁鴻兮作歌。摻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

咨回徇兮徵祿束搏觚兮異方世不云兮我穀總余駕

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逵心眩泫兮故闇雲蔓蔓兮蔽之

託廡下兮願頷聊消搖兮時曁園靡冀兮倘賢幸芳聲

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陰風調調兮振林衆蹝蹝兮余笑

心惻惻兮孰任

鄧石如篆勢

倉頡既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摛華約豔後孳是則佐隸趨簡適及分勢六書載湁八體亦廢二漢縣延厥緒弗恢金刻石麵莫究莫

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疇曰體譌庶有憲章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貿厥眞亦抎要姿媠姸維僞斯仞鍾張之法代傳代工曾是夔文弗軌弗蹤猗歟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緝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聞諸蔡邕篆勢有賦旁涉僞作綠絲凝露用飽用闕竚思詳觀敷摧彬粲录

光藻翰其詞曰

雷兮風回森兮電追奔兮梢雲之冒松榯瀉兮百川之隘堆岥激兮逆折谿閒而東歸清思下烝迅神上落經緯中彌觚芒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佹還窈窈

冥冥。若首若驚。若應龍將覷以須震霆。幡幡慘慘。若陽若陰。似桑樹賈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鬪而不翕。或圭組撇佩。或瓦碎冰沓。縱橫紃緼絡繹續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崢嶸竝出。鷁首目之。縱華節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裴回遷轉。煦嫗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擬。振蓺林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覿。信知道之實稀。舉梗概而略論。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鏃箴

丙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鏃一枚。云自言其外祖父某

副使官山西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鏃也脊中而殺以爲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迤以閒得寸之半鋌斷存者半寸而旁鋌而下刃枝出夾笴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絫于古葢半鋝而弱以是知考工記云鏃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猶信而圍亦當爲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鋌之不完無以測古三垸爲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廬火夫人嫁時物悉燬而此鏃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欲獻也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爲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嚴嚴古鏃。出自長平。昔在嬴趙。戰爭所嘗。礫礫葦葦。曰維凶悳。孰樹俾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麵。既夷厥銛。既質厥華。而蒼赤是漸。既妝會壞。既蘖厥珍。孰吉金赤錯。而此焉不賓。故悔者飾之。大恆者道之。泰有以弗愛。雖材必斵。有文弗揚。雖刓必章。矯性而性。性性者鬥也。無用而用。尊用者存也。匪童之誨。曰甕以爲戒。匪今之韻。曰毋訓是勤。毋言不更。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

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性有鬱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漻漻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谿谷風雲霧霽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蟺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鬬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于是錯綜其詞回牾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

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恉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偁並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論而不觚盡而不褻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

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翍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泠汰其義觳轢于物芴芴乎古之徒也爾志沒理輐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㝵若枝葉之坿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貫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

而不可居開浸宦窔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
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
腸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
駭石礐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
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壒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苶及王
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撥銷子蔽牾而俶詭可觀其于
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孤孫而無弧
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
要之使夷呂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
速抃蹻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郛

鄖人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琴鼓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枏其角推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卒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揖揖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伎之徒也不揖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嬌嬌乎振時之儁也以情爲裹以物爲襯鏤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犁乎其氣馗乎其華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

其揜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昭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敫然俗者之圄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于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矱縣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乎拘于時而不能驂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槪乎其末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隘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三代之制作井田禮樂政法卓卓

大義削刻傳注審白決累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拘
攣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殁二十年
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旣乃撰次
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匃其友王灼敘而藏
之盡有可旣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盡其重也
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
君子于先生友也旣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
窮如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
先生先生雖蘊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
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嶽

于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與予善而予學日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可之集先生文益愧赧悚惕而不能自已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即此也墨子書多奥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逼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

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
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
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
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
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
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
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盡縱橫名法家惠
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
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
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

書亦辨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他說之誖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

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

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擣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人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

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蓏癰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獻獻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乎。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枵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以有知者。神也。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膽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蟯蛕之居

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蠱之與瘕者耶蟯蛕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知藏之有蟯蛕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訴于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蟯蛕者耶寒溼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戕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爲蟲也有扁鵲者藥而下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屛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蟯蛕未有生焉者也其大和藏氣調血脈瘕蠱未有生焉

者也。神之濁而有蟯蛕。神之亂而有瘕蠱。然則人之生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閒者耶。知有生其閒者。毋亦待彼芫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確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閒。其躓于舉場。更歷困苦。出類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

不鄙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次。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拧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待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靮之在項羃之在目而以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間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機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

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强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 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貲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覩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沿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知相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

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朴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十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噎疾者垂三十年矣懂乃得愈恒杜門簡人事而其宗祠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奮然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

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鈎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爲章規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產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鄉人比之吳范氏君旣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綜畫之至忘寒暑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未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渭中進士知縣武康嘗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詘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

絕意仕進焉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畢封樹顧謂其子字遠曰吾今臥背始帖席也君性狷潔無乘言無責諾聞人是非若出在己文盛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恚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已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盛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噎疾以此及理祠事事或不能副君意君盛氣忼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瘁竟不支云君諱緗衡字耘石祖介輿翰林院編修考柏承中明通榜初爲靈璧縣教諭選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

以進士起家者同時十餘人至君而抑困予字達有儁才復躓有司君謂之曰自吾祖入翰林以官籍解于省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聞之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汝好培之蓋君之用意如此君配吳儒人涇縣教諭振聲之女所謂北渠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子一人卽字達縣學生女一人壻董某君之葬也邑之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墓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字達之友張惠言曰予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矣乃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貧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實以豐其根

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于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贄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决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文不爲世俗之人偁則顧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子弟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衒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翶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實

羼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導其于景僩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僩遊公卿間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嘗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翶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僩之學拙于進而取于攻雖小物務旣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僩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

學以無聞于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

嗚呼偁耶犖黯黮以爲賢誰使與耶既朝軔而夕顛文誰惜耶苟當其命而胡以厚其懲耶將匪獲于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恆耶泯泯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柰何乎偁耶

茗柯文初編終

茗柯文二編目錄卷上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書柯文二編目錄卷下

隨安言易如下乘口頭禪然卻是此文錯落處所謂反案爲主也[illegible]性好奪橫看成嶺側成峯句有文此文亦可見一端杼軸似亦睦賦于居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并序

楊子圖其貌爲一漁一樵取邵康節氏之文題之曰漁樵問對于時歲在己酉以書命余于京師曰其爲我賦之余時甫涉易學自以未知道不敢以爲其後余南還惟毋氏之戚則又不暇以爲今年之春乃得就楊子而觀所謂漁樵問對圖者縱言及于易余謂楊子曰康節氏之爲此言也豈不越哉曰火無體薪無用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天本用地本體然故靜體而動用也余以爲不然乾恆易坤恆

備體也乾靜也專動也直坤靜也翕動也闢皆用也彼康節者其道家言乎先陰而後陽舍奇而用耦先天橫圖地居東天居西以陰爲體也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陰之數也易則不然始于一變而七九二八六麗于一七九者也故易乾道也陽道也畫數三兩之而六陰從陽也易也者體陽而用陽先天者體陰而用陽易者體陰陽而用動靜先天者體靜而用動然則康節爲老氏之徒無疑也吾子覃思卦爻規架天地時有所得往往合于鄭衎易學廢久矣庶幾吾子是賴今乃取康節之說以自表毋乃逐其末而未究其

本苟隨俗學之軌轍而未折衷于大道也楊子曰子之言則誠晰矣雖然夫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曰廣矣大矣不可爲典要今夫步日月者右行及以左行推之而不忒者進退之數也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之言性之善惡雖異而其敎人爲堯舜仁義則一也吾惡知夫言陰之耦者非所以言陽之奇乎吾惡知夫言體之非用言用之非體乎且吾聞之求道于易猶挹水于淵取明于太陽也各得其所資焉今吾伏鄉里誦先王之書上以事父母下焉友朋是娛動則不足而靜或有餘性又善病庶幾遺物之役役者以寧吾軀故凡體

其靜而待動者眞吾之徒也文何怪于斯圖也哉余曰
唯唯乃爲之賦曰
魚以膏自烹兮薪以明自燒大哉水火之爲貞兮化萬
形而不膠繫動靜之無方兮固體用之合德火假薪而
後然兮水寄魚而後食夫唯火之爲用兮用其無用也
傳既盡而不滅兮吾不知其所從也水之爲體兮體其
無體也逝日夜而不舍兮吾不知其所底也用者人兮
體者身兮身者主而人者賓兮無滑而魂無塞而門而
以卑其施而韞其文以全吾之眞兮

周易虞氏義序

漢經師故所著法悉如此此文用漢法而出入晉魏子居

虞翻周易注釋文云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豪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為功曹朗為孫策所敗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朗遣翻還策復以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多所匡諫策嘗稱之策攻黃祖翻從說華歆下豫章還至吳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其見委重如此出為富春長漢徵為侍御史不赴曹操為司空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耶策薨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說又性疏直數有酒失權因辭手劒欲擊之大司農劉基固爭得免其後權與張昭論

神仙事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遂怒左右多毀翻乃徙翻交州十餘年卒于交州翻博學洽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周易論語國語老子參同契注解周易日月變例周易集林律歷太元明楊釋宋其書皆亡目錄在三國志傳及隋唐書志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而孟喜傳易家陰陽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

易注而荆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穎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于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于

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者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荀諝者荀爽也是時少府孔融善其書與翻書曰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觀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

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文觀象雲物察應寒濕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索旁通者已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鬯茂條理遂于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為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為龍圖其徒劉牧以為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為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

之大義盡晦矣我

皇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亡廢之後左右採獲十無二三其所自述大抵祖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旣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文古書亡而漢魏師說略可見者十餘家然唯荀鄭虞氏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

舍虞氏之注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欲探賾索隱以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

虞氏易禮序

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一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易家言禮者唯鄭氏惜其殘闕不盡存又其取象用爻辰爻辰者遠而少變未足以究天地消息至其原文本質使周家一代之制損益具備後有王者

豐儀在時不可得而廢也虞氏于禮蓋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挨諸鄭氏源流本末蓋有同焉何者其異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爲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禮以補鄭氏之闕其有不當則闕如一以消息爲本

虞氏易事序

孟氏說易本于氣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略不貫穿匪獨虞爾鄭荀多說人事者爻象亦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窒而不能騁于是恐舉而廢之而相辯以浮辭日以益眾夫理者無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

子長論六家孟堅論九流撡意篇如此子居

據以辯言正辭而況多岐之說哉設使漢之師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後之學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學之響千喙一沸或不至此雖然夫易廣矣大矣象無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則吾未見漢儒之言之略也述易事云爾

周易鄭荀義序

漢儒說易大指可見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荀費氏易也虞孟氏易也鄭氏言禮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青者虙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象辭

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庖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隘則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滞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辯大小之序正不易之論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及之者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

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章章乎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六位運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原而閎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長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于繫辭彖象者概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變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

此文以五喻成章於無可設色用意中爲此遂使敘經之文而興味灑然子居

同豈不信哉治易者如傳春秋一條之義各以其例時若可比究則迴殊李鼎祚朱震合諸家而爲說是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以爲規也余旣述虞氏之注爲消息以發其義故爲鄭荀各通其要以俟治古文者正焉

易義別錄序

敘曰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水之爲川也源有大小流有長短而皆可以至于海則斷港絕潢莫得而擬焉者其塗通也吳秦人之生也同聲及其長而不相通然累譯而皆得相喻者其意同也聖人之道著之于經傳之其人師弟子相與守之然夫子沒而微

言經二百餘年之閒以至漢興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此皆七十子所親受世世傳業口授而筆記猶尙如此源遠末分非秦火之禍也況乎去聖久遠經傳殘絕承學之士各自爲宗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勝道耶然揆其本原罔不依經附傳承師論法雖汎濫殊塗其歸不同者尠矣故規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器不足以盡規矩則有之矣求之于規矩之外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易之傳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出及費氏爲古文而漢之易有三自是之後田氏之易楊施孟梁邱高氏而五雖孟氏久行焦氏之易爲京氏

費氏興而孟京微焉夫以傳述之統田生丁將軍之授受則孟氏爲易宗無疑而其行不及費氏者以傳受者少而費氏之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成爲之傳注故也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于釋文敘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易學埽地盡矣可不惜哉夫不盡見其辭而欲論其是非猶以偏言決獄也不盡通各家而欲處其優劣猶援白而嘲黑也余于易取虞氏既已推明其義以鄭荀二家注文略備故條而次之自餘諸家雖條理不具然先士之所述

大義要旨往往而有不可得而略也乃輯釋文集解及他書所見各爲別錄義有可通附著于篇因以得其源流同異若夫是非優劣亦可考焉凡孟氏四家孟氏姚信翟元蜀才京氏三家京氏陸績干寶費氏七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廙劉瓛子夏傳非漢師說別爲一家

孟氏

孟喜正義作僖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舉孝廉爲郎曲臺長病免爲丞相掾漢書藝文志易章句孟氏二篇隋志云八卷殘缺梁十卷釋文敘錄云十

卷無上經文引七錄云下經無旅節無上繫今集爲一卷漢興言易者自田何田何之傳王同周王孫丁寛服生各著易傳楊何受王同蔡公受周王孫亦各爲傳田王孫受丁寛授施讎孟喜梁邱賀施孟梁邱各爲章句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傳費鶩作易說孟氏之後有洼丹作易通論袁京作難記梁邱之後有五鹿充宗作略說田何所傳者書盡是矣永嘉之亂諸家盡亡而孟氏關佚之書幸存當漢之季年馬融鄭衆康成荀爽好費氏學由是費氏大興而田氏說微獨會稽虞翻作注傳孟氏史稱孟喜好自稱

譽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梁邱賀以爲妄言喜竟以改師說不得爲博士今觀虞氏所說陰陽消息之序神明參兩之數九六變化之用精變神眇將非田生之傳果有得其祕奧者哉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夫學者求田何之傳則唯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則唯虞氏注說其大較也然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蓋古人之學傳業世精非苟爲稱述而已故據其同異或發其旨庶治古文者有考焉孟

氏卦候消息惠徵士爲易漢學既發明之故不具著

儒者皆言鄭康成始以彖象附經漢志易經十二篇

施孟梁邱三家則章句宜以十二篇爲次今推其文

經亡者率無彖象蓋後人寫者依鄭氏附著之邪抑

其本固然也

姚氏

釋文敘錄云姚信字德祐吳興人吳太常卿注易十

卷文引七錄云十二卷字元直隋書志亦十卷吳興

志有姚德祐文集輯易注爲一卷明人爲之甚疏略

今補而正之余治易始虞氏以其說見于集解者祇

他家爲多猶可參校而得其義文商瞿之傳至漢末
而絕唯虞爲孟氏學七十子之大義儻有存者故樂
得而攻之既已玩其遺文略得其義例則益知易道
消息雖馬鄭大儒未能見之者以費氏徒由經文非
有師古說夫子之微言有所閟而不發故也則又竊
怪孟氏之傳在吳虞氏五世傳業不絕而漢魏之閒
未有爲其學者及仲翔之注既上爲世所推亦未聞
有聞風而起者又以知時俗所尙在彼不在此卒使
虛空之儒得逞其說經學歇絕良可悲也其後獨
才注卦變之法與虞氏同而未得其本祖子元者時

有所合而未詳然皆孟氏之支系也最晚乃讀姚氏注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元直豈仲翔之徒歟抑孟氏之傳在吳元直亦得有舊聞歟惜其所傳者止此無以證之自商瞿受易三百年而至田何田何之傳四百年而僅得虞翻虞翻之後三百年而亡其略可見者姚信而已耳翟子元蜀才而已耳故吾于三家之書雖闕文殘字不可比義猶寶貴愛惜紬繹而不敢忽者也

翟氏

陸德明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元子元不詳何人

爲易義釋文雖時引翟文而敘錄不列子元易義則知德明未見其書特就九家集解引之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蓋卽子元李書諱元爲元鄭元字亦如此其所集亦自九家可知二書之外未見有引子元易者德明稱九家集解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若以當九家者然李鼎祚旣引九家又別自引翟元則九家非此九人元朗亦云其注又有張氏朱氏則不以九人爲九家亦可知也或又謂九家者淮南之九師荀爽爲之集解今以李氏所引九家之文往往指釋荀注則九家解荀非

荀解九家又明要之九家所以述荀而旁引他家以證成之觀子元諸文皆與荀義相近則其采自九家又益信然子元之易蓋孟氏非費氏何以言之荀氏有卦變無爻變今子元於泰則云五虛无君二上包五於姤則云九五遇中處正此皆虞氏之義與荀氏殊故知子元爲孟氏易也依九家序所次子元之生必在虞後其與元直蜀才未知後先君其書固已升孟氏之堂而未入其室可以差肩于姚俯接于范矣漢魏易家如此者不多得而亡之最早可知輔嗣注行馬鄭荀義猶不甚相違世儒徜或傳之最深怪而

屏棄之者孟氏諸家之說也

蜀才氏

蜀才者七錄云不詳何人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云是譙周顏之推陸德明以爲范長生也長生涪陵丹興人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支字元壽隱居青城山李雄卽成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雄雄卽日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釋文敘錄隋唐志皆云蜀才易注十卷蜀才之易大約用鄭虞之義爲多卦變全取虞氏其不同者剝爲師夬爲同人此蔡景君剝上九爲謙之義推其意蓋以剝爲師師爲

比爲乾之消息。支爲同人。同人爲大有。爲坤之消息于虞氏旁通之義。則未概聞。然剝支下降師同人上升。窮上反下。其序猶有合者。非李挺之之復姤五變而生剝者所可口實也。

京氏

漢易家兩京。房。太中大夫京房者。淄川楊何弟子梁邱賀所從受易者也。無書。元帝時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受易梁人焦延壽。今所謂京氏易者也。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文引七錄云十卷。錄一卷。目隋書志云。十卷。京氏占候

書隋志十種凡七十三卷唐志五種二十三卷其見于史傳有遺文者曰易傳曰積算曰飛候曰易占曰易妖曰易數曰風雨占候其存者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一卷延壽自言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孟氏之徒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及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儻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然七略猶著之曰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自君明長于災異易家世應飛伏六位六甲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皆出京氏術

嘗推求漢唐以來引京氏言災異者皆舉其易傳而未嘗及章句至陸傳明李鼎祚往往引京氏之文萃與易傳大異蓋出于章句將非京氏自以易說災異而未始以災異說易後世之言京氏者失其本耶余嘗善陸績治易京氏而其言純粹與干寶絕不相類如其言雖謂之出孟氏也可使京氏章句而在其不當在陸下章章明矣六日七分卦候消息風雨寒溫此孟氏所傳以一行所議京氏法四時卦用事上減九卿卦之七十三分則亦其不與孟氏相應之大者惜乎章句之文百不存一京氏之大義亡矣惠定宇

易漢學發明京氏積算爲詳余以爲非京氏之所以爲易故不錄占候書而輯章句爲一卷其義例則不可得而說云

陸氏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爲孫權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釋文敘錄陸績周易述十三卷又引七志云錄一卷隋經籍志云注十五卷文與虞翻同撰日月變例六卷亡明姚士粦採釋文集解合以京氏易傳之注爲陸氏易解一卷今四庫本是也易傳注世有其書又不宜入易注其所採闕謬甚多今正而

補之因論其義例爲一卷。公紀注京氏易傳。則其易京氏也。余嘗以爲京氏既爲易章句。又爲易傳飛候之書。以謂易含萬象。不可執一隅。然則積算之法。殆不用之章句。以易傳飛候求易者。爲京氏者之末失也。今觀公紀所述。凡納甲六親九族四氣刑德生剋。未嘗一言及之。至言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卽孟氏學。公紀備得之耶。京氏章句既亡。存于唐人所引者。僅文字之末。不足以見義。由公紀之說。京氏之大指。庶幾見之。公紀以少年與仲翔爲友。觀其書亦幾欲與荀虞頡頏

矣

于氏

明姚士粦輯干常侍易解三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時有疏謬丁教授杰補正之頗詳具今依而錄之因論其例爲二卷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爲著作郎領國史出爲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其注易十卷見釋文敘錄隋志又有爻義一卷文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亡册府元龜又云有周易元品二卷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留心京房夏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

法以爲象而擬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易道猥雜自此始矣蓋嘗論之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易以陰陽往來九六升降上下而象著焉陰陽以天地日月進退次舍而象生焉故曰消息鄭氏之言爻神用事荀氏之言乾升坤降虞氏之言發揮旁通莫不參互卦爻而依說卦以爲象其用雖殊其取于消息一也今升則不然其所以爲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此皆無與于卦者也故乾之爲甲也震之爲庚也離之爲己也此見于經者也干

支爲卦象也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見辰戌名艮見己亥名兌則卦爲干支象也以甲子爲水而乾象淵以庚辰窮水而震象姦邪顛倒乖舛說卦之義盡謬矣京氏之義其本在卦氣消息其用在爻變考之其傳及章句遺文可知令升曾不之察而獨取其所以占候者以爲象然則令升之爲京氏易者非京氏也晉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易者文王考河洛應圖書革制改物垂萬世憲章周公覽之以制作者也鄭氏知之故推象應事周官典則一一形著于易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若乃應期受命革而用師商周之所以興廢固亦見焉今令升之注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者十有八焉至于禮樂政典亂治之要蓋未嘗及則是以易爲周家紀事之書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且文王作卦辭而蒙託成王遭周公未濟託祿父不終微子爲客則是易爲讖數之言妖災之紀也故京氏以易陰陽推後世災變令升以易辭推周家應期故曰令升之爲京氏者非京氏也魏晉之代易學中微令升知虛空之壞道而未得其門欲以淺頊附會之說勝之遂

使後之學者指漢師爲術數而不敢道則易之學今升實與有責焉耳雖然其論法象始于天地疾虛誕之言若邪說豈非卓然不回憂後世之遠者乎

馬氏

費氏古文易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蓋僞託不足信傳之者前漢王璜後漢陳元鄭衆皆無著書有書自馬融始七錄云馬融傳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一卷亡一疑九字之誤而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皆有馬融傳十卷孔穎達陸德明李鼎祚引馬融說

似俱親見其書不知隋志何以云亡也馬融爲易傳授鄭康成康成爲易注于是費氏遂興然陸德明以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費氏之易人無傳者豈以僞託之章句爲費氏耶荀爽亦注費氏易者其義又特異或者費氏本無訓說諸儒斟酌各家以通之焉鄭荀各自名家非費氏本學也鄭易之于馬猶詩之于毛然注詩稱箋而易則否則本之于馬者蓋少矣今馬傳既亡所見者僅訓詁碎義就其一隅而反之大抵以乾坤十二爻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此鄭所本于馬也馬于象疏鄭合之以爻辰馬于人事

雜鄭豹之以周禮此鄭所以精于馬也故錄馬氏之傳著鄭氏所以同異為費氏學者可以考焉

宋氏劉氏

三國志注劉表為荆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叙錄及隋經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疑卽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忠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荆州五等從事又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梁有荆州五業從事宋忠注

周易十卷亡忠與衷五業與五等形聲之殊蓋釋文成于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隋志據唐時見存則知此書亡于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亡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今以殘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君以爲差勝康成者或以此與升章句尤闕略難考案其義于鄭爲近大要兩家皆費氏易也然費氏易無變動而仲子注革五云九者變爻則其異于鄭荀者不可得而聞云

王子雍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魏司徒蘭陵成侯王朗之子文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郞稍遷廣帝嘉平中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贈衞將軍謚景侯釋文敘錄王肅易注十卷又云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音與注合爲十卷也肅者書務排鄭氏其託于賈馬以抑鄭而已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幷背馬故鄭言周禮則肅申馬論爲殷春祭是也鄭言卦氣本于馬則肅附說卦而棄馬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用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

也馬鄭取象必用說卦是以有互有爻辰則肅并棄
說卦剝之以坤象牀以艮象人是也然其訓詁大義
則出于馬鄭者十七盡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
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掊擊馬鄭者肅之
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費氏易與諸家皆廢荀宋雖費
氏而宗之者不及馬鄭以馬鄭主于人事而不及易
家變動之說也王弼父子竊取馬鄭而棄其言禮言
卦氣爻辰之精切者王弼祖述王肅而並去其比附
爻象者于是虛空不根而道士之圖書作矣嗚呼魏
晉以莊老亂天下而易先受其禍聖道不亂邪說不

與時數會之于蕭奚咎哉

董氏

董遇字季直宏農華陰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魏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卒釋文敘錄董遇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志則云梁有魏大司農董遇章句十卷亡攷集解不引董遇則遇書亡于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肅合者其于鄭荀則多同義雖不可考要之爲費氏易也

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王廙字世將琅邪臨沂人晉愍帝時封武陵縣侯元帝時爲左衞將軍謚曰康侯釋文敘錄易王廙注十二卷文引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唯有三卷殘闕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嘗爲主簿行參軍公事免遂不復仕齊太祖踐祚欲用爲中書郎不受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又除會稽郡丞數除官皆不拜卒謚曰貞簡先生釋文敘錄引七錄云劉瓛作繫辭義疏隋志有劉瓛繫辭義疏二卷文周易乾坤義一卷文云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亡文選

注所引或云易注即其義疏之文非別有注也而册府元龜有劉瓛義九卷董眞卿周易會通引劉瓛同人之注皆不足信東晉以後言易者大率以王弼爲本而附之以元言其用鄭宋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能通其說如王廙者是也齊代鄭義甚行史稱子珪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其于易或宜宗鄭黜王殘闕之餘無聞焉耳

子夏傳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

虞不詳何許人隋書經籍志周易傳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梁六卷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荀勖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韓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于子夏與商瞿之傳異耶今所傳子夏傳十一卷崇文總目云十卷以釋文集解諸書所引校之都不相合晁以道云是唐張弧所作惠徵士棟以爲唐時子夏殘書尚存無容僞爲爲之

必宋人也然予謂即唐時二卷者亦非眞韓氏書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羣書既亡好事者聚斂衆說而爲之也朱子發云孟喜京房之學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此不察之言也孟京之易傳之商瞿豈得出于子夏哉子發又以七日來復傳證京房六爻之義以井谷射鮒傳證井爲五月之卦固有合者要之爲傳者取于孟京非孟京取于此傳觀其文意可知也然晁以道云二卷之書不傳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朱子發見之者其復出于晁後耶而又何時亡之文不可曉也

敘緯能補泮
平正其所養　子居
可知

易緯略義序

緯者其原出于七十子之徒相與傳夫子之微言因以識陰陽五行之序災異之本也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子贛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以其可言者六藝之文著之其難言者游夏之徒或口受其傳恉益增附推闡以相傳授秦漢之閒師儒第而錄之其亦有技術之士以其所能推說于篇參錯閒出故其書雜而不能醇劉歆之于緯精矣當其時河洛之文大備而七略不著錄將以符命之學出于其中在所禁祕耶鄭康成氏漢之大儒博通古文甄錄而爲之注則緯

之出于聖門而說經者之不可廢也審矣至隋而六經之緯焚滅唯易獨存後漢書注載其目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宋而更有乾元序制記乾坤鑿度宋之諸儒排而擯之訖于元明無傳于世存者獨明永樂大典所編而緯無完書矣竊嘗以爲乾坤鑿度僞書也不足論乾元序制記宋人鈔撮者爲之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亡佚既多不可指說其近完存者稽覽圖乾鑿度通卦驗稽覽圖論六日七分之候通卦驗言八卦晉氣之應此孟京氏陰陽之學乾鑿度論乾坤消息始于一變而七進而九一陰一陽相並而合

于十五統于一元正于六位通天意理人倫明王度蓋易之大義條理畢貫自諸儒莫能外之其爲夫子之精論田楊以來先師所傳習較然無疑至其命圖書考符應算世軌則其傳湮絕文闕不具不可得而通亦非達士之所欲說也故就三書而求其醕者通卦驗十三稽覽圖十五乾鑿度十八易學無絕漢人之書皆已亡闕其僅而存于今足以考古師說如此三書者治易者蓋可忽乎哉故條而次之以類相說通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存其義略焉爾

搯筋轉骨傳肉勻肌悉古法也精謝閒俗倜然不得追智背人子居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耑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淫蕩靡曼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飾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麗閎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變新調

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通脫放浪之言出于其閒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碎奔析褻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庶幾

超筆俗格東坡韓文公碑無一處不俗起筆最俗舊論亦激抗略平為正且夫學者一挫亦俗余見其稿本數語即為其學必否認一概前後錯出無一定盡義便難此體歐謹俱

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定序

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為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為一書。可謂偉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爻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疋從而定之。正其違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為恥

不免也既言鄭氏之學其要在禮下更得洋反覆言之以暢其旨唐以前知此法宋後行之者鮮矣此文未暢 子居

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于今二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唯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愼則其獨善宜也宜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唯其文哉將有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體臼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稱者末學之

陋也吾以知伯厚之于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于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

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稾本二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刻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于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于此文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眾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

此法韓得之孟荀而無一點似孟荀與文得之韓而似韓此所以不及也　子居

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傳物以合鄭氏禮注則于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疋之功不可廢也夫

畢訓咸詠史詩序

古之爲學非博其文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爲文非華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必其有所用則二帝三王周孔之道如工之有矩不可以意毀也必其有所行則發于中而有言如鼓之有桴不可以外遏也嗚呼今之學者其取于古也略矣其取于己也詳矣六藝之書仁義禮樂之迹習之矣弗求明也明之矣弗求通也通之矣弗

求得也故曰其取于古也略為時文為辭賦為詩以集名者比屋可數下者以為名也上者以求傳于後也就其名而傳焉者不可以論是非不可以考治亂而其言也不可止故曰其取諸己也則詳雖然今之世之所謂達于用者吾見之矣必其悍然無忌憚者也其共笑為迂者則必稍嘗學者焉笑之甚則必其學愈甚者焉今之言之所謂周于行者吾聞之矣必其惛然無廉恥者也其共怪為謾者必言之稍文者焉怪之甚則必其文愈甚者焉嗚呼吾不得見古之學矣吾不得見古之文矣其有學古之學為古之文者將惡乎用之而惡乎行

永叔子開之關以似永叔故俗起多能去之爲妙 子培

之吾友畢訓咸于古無所不學志足以立事才足以致務而其狀㥘㥘如鄙人雖與之游者莫能測不苟爲文唯作詠史詩百餘篇抒議成敗斟酌道理皆有條驗嗚呼以訓咸之文求其所學其有所用而行之也審矣世方迂訓咸則孰知此詩之非謾乎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吾友莊達甫授余以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余讀之終篇乃言曰是九人者生皆同族皆仕焉而老其仕皆有淸節文皆能爲詩其不及會而屬和者二十一人文皆著德嗚呼可謂盛矣蓋吾聞乾隆之初

國家太平之澤久物力舒給百姓安樂壽考其君子惇行上禮廉恥為務苟賤嗜利者不齒于里黨而莊氏子吾鄉為故家科第仍顯文章行誼冠冕士類觀于斯譜則諸君子所以沐浴世澤耄期稱道者豈獨莊氏之幸歟昔者先王致天下之士與之治百姓然七十而致政歸老于鄉里豈不以教民知恥勸讓安老者哉其老者則非佚息而已必以時坐左右塾教其里之子弟大夫謂之父師士謂之少師民志之不壹孝弟有弗達情于農桑而薄于友助責在父師少師于是臘月農功畢餘子入塾黨正以鄉飲酒之禮致民于序而正齒位杖者

散句俗法
子君

爲賓父師少師爲僎皆與獻酢之禮既成旅而乞言相與歌詠古聖之道歸美于上故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先王所以正人倫厚風俗仁壽一世恃有此道也今去九老之會五十年矣其老者猶及見前輩之盛德其少若壯者蓋無聞焉然則由今以後鄉人子弟景頌先烈世遠愈不及將何所考正而傳道者哉此逵甫之譜所以不可不作也逵甫爲九老中南閭翁後人篤學力行克世其美嘉慶元年詔郡縣舉孝廉方正邑之人以逵甫應大府上其名擬召用逵甫固辭吾以爲鄉之先生皆如九老鄉之子弟

如陟旋峯如遊轉墅皆人文無不用此法楓形肖者送王損敘木假山記是也不識者乃以爲一無形肖處　子居

洗耳牽犢過言孔子不得

皆如達甫庶幾哉吾鄉之人士膏澤
聖世之化休問盛事將不絕于來茲矣遂書而爲之序
嘉慶三年月日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往余讀高士傳以爲古之君子懷貞負和不得已而與世相接猶深自匿晦或名不可得而聞則夫高巖窮谷之中終已不通于世者豈少也哉惜乎其不得盡傳之也既而思之古之高世之士非苟以身儕麋鹿而已者許由善卷披衣齧缺之倫親爲帝者師及三代之衰沮溺丈人荷蕢之屬乃有激而逃焉者然許由洗耳巢父

屬欲自見宜
庳說 子居

萃饋·披裘公及裘負薪荷蕢之流·適言于孔子·彼雖隱其光·藏其形·亦未始不欲自見·以傳于後·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則君子雖遯世·或者無終悔于深巖窮谷·而不得一接其名者耶·孔子作春秋·以名為褒貶·故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彰·然如齊之太史氏·秉筆為道·兄弟赴義者·飢渴絳縣老人·晉之董人·聲動公卿·而史不能道其姓氏·則又以為古之君子者·雖其有稱於後·蓋亦有幸有不幸·而況其名與事俱泯焉者·又可勝道哉·司馬遷曰·閭巷之士·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悲夫·有以也·吾友莊逵甫次古

收筆弱俗設色亦非法　子房

此題著手便腐甕作者變而說經乃規避也但實其精到則被腳矣　局法眞

君子之見于傳而佚其名者。自上世迄周。凡君子人。須之以詩爲一卷。達甫今之砥行立名者。文無。有高世之志。昔者揚雄論德名。以鄭子眞楚兩龔嚴君平爲庶幾而班固作史。以王吉貢禹鮑宣兩龔與四皓鄭嚴同傳蓋明出處之同科。隱顯之一致也。達甫之爲此。豈曰以慕夫鴻飛冥冥之爲徒者哉。

遷改格序

易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解之者曰。君子謂乾也。益之初否之上。乾也。其四否之三。坤也坤進而居乾。是謂遷善。乾降而正坤。是謂改過。改過之

古人 于屏

道不可以不重也如雷然赫乎其動之也遷善之道不可以不輕也如風然泠乎其入之也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惕若貧者也君子之學始于自知而訖于自成始于自知者能見善與過之謂也非所善而善是謂僭非所過而過是謂誣誣且僭君子雖自反其能益乎夫決嫌疑定猶豫別是非舍禮何以治之故禮者道義之繩檢言行之大防進德修業之規矩也君子必學禮然後善其所善而過其所過益之初曰利用為大作大作國之大事祀與戎也其二曰王用亨于帝亨者祀也其三曰益之用凶事凶事喪也

其四曰中行告公從告公䣈聘之禮也利用爲依遷邦言大封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于益焉君子于以考善于以鑒歷是之謂自知訖于自成者無吝于始無怠于終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無吝于始者益之初復也復小而辨于物既以辨之君子不如是則不樂故傾否先否後喜也無怠于終者益之成泰也乾動而下坤動而上乾德也坤業也業日進而照之以德光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者益之用既濟也不正不益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永貞吉离龜也兌朋也貞正也言三正离而下益兌也其在上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莫益之者上不來也或擊之者初將壞也立心勿恆者巽爲坎漸未泰也夫時者有變而禮無不宜君子務正其道正其道而勿有守之以恆是以大通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之謂也吾友莊君卿珊寡言而力行好學不倦與其同志陸君紹聞取明人功過格正之以禮明其統例名之曰遷改余以爲君子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唯無求其報應禍利而已非昧昧于善惡之輕重而曰吾明道不計功也卿珊之爲此其諸以爲禮之律令與故爲說易之言遷善改過者以序其篇

砦柯文二編卷上終

韓歐法如是其用意清微用筆空脫自南華得來　子彬

贈毛洋溟序

余之友曰毛洋溟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余之友曰吳仲倫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洋溟爲人坦易通適其文跌宕倘奇氣仲倫行嚴整進退有法其爲文亦然二子者未嘗相過從余嘗以洋溟之文示仲倫仲倫弗之許以仲倫文示洋溟洋溟亦弗深許也然余聞仲倫言古之君子尊其道故其思約致其學故其辭文惟洋溟之言固若是洋溟論爲文以古人爲規矩始于法成于化仲倫亦嘗云爾夫二子者其學于

道同學于古人之文同而至其爲文若乃大異何哉余嘗疑古之文人前後數千百年更相詆訾以是所見嘗以爲設使其並生一時相與上下其議論未知其所爲是非者果有是非乎其無是非乎抑亦互相爲斷斷者乎然唐人爲文唯韓愈氏爲是其時若李元賓樊紹述之流于古人之文未爲得規矩也而韓氏之推之不啻其自許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則又疑以爲古之學于道而庶幾古人者雖有不同其必無互相爲是非者耶今二子者並時而生又同州邑處余以未嘗一相見上下其論議也果其開口一論議則余之所

疑于古人者其可釋耶抑二子者自有同焉者而其異者未足爲是非也余爲古文在洋溟後而同學于仲倫二子者之是非余無以識之也故序洋溟之文以訊仲倫

送錢魯斯序

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事之魯斯以工作書爲詩名天下交友徧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閒以其暇學魯斯爲書書不工又學魯斯爲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

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于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畱京師六年歸更太孺人之憂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魯斯客湖南北久乃歸參差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畱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規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于世未能還鄉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會斯遂言曰吾曩于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于

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會之于心嘗其執筆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于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嗚呼曾斯之于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惓惓于余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文可感也于是

留數日將去送之于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爲別

與左仲甫書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儳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舟水而資車故時用物而不匱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

之是之謂擇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于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于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于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俟賴之救力漫不相恐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宰

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未嘗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于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于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于此者也夫鴻毛雖眾不若一翮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泛愛之人人有得于仲甫其無益于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爽而見遠宜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于世

俗而近于迂誕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惠言于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于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答莊卿珊書

卿珊足下得四月二十日書忻悚以愧僕不肖幼不知學長而漫游行不足以自立文不足以自通過辱推許誠非任受挹損之義自恆以上所不敢承況惠言之謭謭者耶然吾子名家子學有源別質直不妄固知非苟爲獎借而已蓋其有所篤好深嗜嗛嗛若不及中誠發

于天性推而達之而不自知其所施之非人僕豈惟媿吾子之推許已哉抑重媿吾子取道之勤勤爲所不及也自僕往京師鄉里之賢士聞其名者多矣嘗恨不及知而友之其或見之而無恨于不知者乃亦多有三歲以來畧得相識然困于憂患心惛然不暇曉夕奔走衣食汲汲靡底其慕而友之者卒歲不過三四見又嘗自恨友之而不足知之與向之不得友之也無有異去歲遊南陵與道人居三十日自以爲知之其聰敏特達志氣激發昭昭然在三代之上庶幾聖人之所爲進取者僕既得其爲人稱人廣眾之中率語之以自壯吾子在

諸君子之中內重而外厚最可一望而識文學于道久議論性術一宗于師傒之于知吾子也自以爲差易而又堅之以道久則吾之信于吾子者其亦有以得之矣自古非才之難成之實難其于今尤甚何者貧窮迫其中而誹謷敗其外也然天下之事無藉爲之則已爲之有異于古乎哉幸而不爲其事則已爲之不必于古之人之爲之乎哉才之天也成之人也在天者道久之與卿珊皆是矣在人者道久之與卿珊之志皆是矣二子者之成豈不謂難哉然吾謂二子者有其志則眾人之所難者不足以難之而二子者之不負乎其志抑爲難

也。僕材鶩而精荼終以無所造就庶幾朋友之中多見有其人者而吾之求之亦未始屢得抑鄉里之士僕所未知者猶多。卿珊必知之其儻爲我言吾得徧友之足矣。遷改格序前錄去許己得見文辭雖不足道其亦可爲一簣之助耳舍弟方銳意爲學而迫于所難者憂恐猝猝未知所成就何如耳方暑自愛不宣

鄂不草堂圖記

嚴鎮市之南舊有圃曰先春地平衍小不能三畮臺榭之飾甚儉池石花樹獨奇其外平疇長林帶以祟山雲物之態四望交集嚴鎮之爲圃者莫及焉乾隆乙巳余

客嚴鎮時園荒無人嘗以歲除之日與桐城王悔生披
蘺而入對語竟日是時朔風怒號樹木叫嘯敗葉荒草
堆積庭下時有行客闚門而視相與怪駭不知吾兩人
爲何如人也壁間有舊題則金君文舫及其兄鑄莊季
星嚴聯句詩葢五六年前游詠之盛猶可想見而其時
鑄莊官京師文舫星嚴侍觀察公于吾郡皆不得相見
讀其詩俯仰今昔文爲之悽慨明年余與悔生皆去嚴
鎮又十年余復來則園已爲文舫所有益治其傾圮位
置其樹石增以遊廊曲房高樓修除山若聳而高水若
瀏而深花木魚鳥皆若相得而欣既乃易其名曰鄂不

草堂誌昔游也于是鈞莊宦河東文𢘅則與星巖昕夕歌嘯其中燕飲屬客余時時在坐而是歲十月主晦生適至信宿草堂乃去嘗君兄弟昔日詠觴之時豈意十五六年之後來爲斯園主人而余與悔生十年之間南北奔走適草堂之成而復得相遇于此人生盛衰聚散大都如此非偶然也于是黃君純矣畫草堂圖乃記其後云園于程氏當明之某年草堂于金氏爲嘉慶元年編竹爲籬方若干步堂居東偏西嚮前有桂樹四堂之左曲廊逦以北水閣在其北少西南嚮其下池怪石環其池池中爲梁梁西有梧桐高三十尺古藤緣之盡其

末末下垂復土爲本相去六尺樓在池西方二丈西達圉曲池環之若矩夫渠盈焉其岸多老梅石如人立曲池之西又樓之東嚮道夫渠上屬于方樓北降爲曲房爲齋爲庖湢以東屬于水閣曲池之南爲畦春種芍藥秋種菊畦東亭亭北値水閣牡丹在亭東其東紅豆樹高四十尺三歲一實北直平堂亥舫名應璜內閣中書不樂其官退而樂兄弟之樂君子以爲賢

江氏墓圖記

相墓之法由來遠矣班孟堅引形法者大舉九州地域以立城郭室舍其吉凶譬律有長短而徵其聲非有

鬼神其數然也然氣與形相爲首尾有有其氣而無其形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則精微之獨異者焉以其說不見於六經傳其學者皆技術之士言不能雅馴學士畢道之是以靡所折中而迂怪荒亂之言縱矣自宋以前地理家書著錄者七百餘卷今其存者不百一而元明以來僞妄之書徧天下異學之禍非獨儒術然也傳曰占水之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勢來形止謂之全氣夫氣之行乎地也無乎不之也雖然有散有聚有發有斂有和有乖有消有堅是之謂八成夫氣者响也响必有所積積必有所起起必有所分分必有所

會是故欲其來來也者會之徵也來也者無不往也有所聾而畜有所畜而凝來者畜則往者亦來是故欲其止止也者凝之徵也雖然懼其氣之乖也故陰陽以沖之逆順以儷之死生以物之猶懼其駁也故經之以十二兩之以八參之以二十四緯之以四十八有向有背有右有左故曰方方也者受其來動其止也是之謂三乘世之謂術者則不然論勢則敝於五行而不窮其分變論形則眩於四勢而不察其頓息論方則舛於星卦而不原其條理紛紜回互百變萬出而各自以為神嗚呼揚曾不作其誰與正之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所以安

親之體魄也以親之體魄邀其利也者君子謂之逆雖然體魄之安于其地也吾不得而知也其禍于其子孫者其體魄不安焉吾見之矣故葬者以禍福爲之徵君子不欲言顧有所弗廢也吾友江君少好學無所不窺以其先世之有未葬也乃精求地理之學古今之書悉通之考之以目驗決其是非若白在黑爲之十餘年乃始卜地以葬其祖及曾祖其族人紹蓮爲圖其地形而藏於家欲子孫之世有考也後十有八年余來新安始識君時時質君以地理以君之論證之于書皆可信旣覩君之葬有合于古者三焉一曰不趨正勢故審氣特

二曰不貪貴脈故乘氣親三曰不逐水向故用氣純信乎哉其有以寧其親也乃記其圖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辛丑歙江皲與葬其曾祖考朝議大夫霖公府君於所居北郵脊箕塢之原以其曾祖妣徐恭人及其祖考朝議大夫虎在府君祖妣方恭人祔山祖于瑞金別于雞冠降于馬墳于法龍巨門穴左輔水貪狼來脈艮入氣甲葬乘甲向在申左加坤封之祟四尺圍十六尺碑於後向亦申右加庚就用水爲癸局具如圖嘉慶三年十二月八日武進張惠言書

周維城傳

與歸震栞皆史公法筆有大小氣有界瀾耳　子居

嘉慶元年余游富陽知縣惲侯請余脩縣志未及屬稾而惲侯奉調余去富陽富陽高傳占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甚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脩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章火災蕩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家子驟貧抑鬱無聊益跅弛不問生產遂大困尋死富陽豐爲兒時當天寒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臥十餘歲父既卒學賈晨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許字以女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嘗先得其所欲飮食必親視然後進事雖劇必時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

卽又至毋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毋脫有不當意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若無所容繞膝盤旋呼阿毋不已聲悲慕如嬰兒覩毋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毋將寤又如之始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隱德當有子當壽康寧自今始矣豐買致富有子三人孫六人子濂沅孫愷恒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嘗有與同賈者歸豐既貲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

急令如故藏誠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傳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賈于富陽每歲暮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輒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寧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買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酉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貲遣之歸三百金立罄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嗚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濟南知府莊君傳

莊君鈞字振和自號曰數坡先世自鎮江之金壇徙武

孟堅遇之之閒論亦有法 子居

進明宏治中有禪者中進士官山東參政其後子孫多顯武進之言世族者推莊氏以至君十世矣君少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于義乾隆初劉公奉節巡修畿輔河道君年十九隨幕府數爲劉公言水利事劉公甚奇之嘗是時直隸總督高公某方舉能任河工者曰孰有才如莊某而不早試之吏者乎即上其名補霸州州判卓異升東安縣知縣磁州知州以與按察使有親例改河南禹州升直隸汝州尋升陝西漢中府知府晉河南改南陽仍調直隸大名府丁父艱服除授山東濟南府護理濟東道按察使印卒於官君既以高公舉任河工而

以後督方公觀承卓異薦其留河南也以巡撫阿思哈
公奏而直隸總督周公元理請之故又調直隸君既明
習水利事又長于治民所在大府爭欲任君以事其歷
州郡皆有殊績而君性謙謹未嘗自言及君之歿而其
子幼無以知君之詳獨得其卓卓稱誦于人人者四事
其一事曰磁州二漳水合于其西夏秋之閒水潦至決
溢四漫或數百里無陸處瀕河之吏歲賦帑築隄而捍
之潰又增焉以爲常君至州議曰水方悍而撓之以隄
是搏之也請穿河引之勢必殺總督方公然之疏于
朝報可如君所欲穿者漳患大息其二事曰漳之瀕有

棄地數千頃故民田也為水敗獨其賦存吏以敲朴責之君請總督以聞盡蠲之民祠君于漳水上其三事曰汝州舊有衞衞有四屯衞之罷也并于州而諸屯距州二三百里遠徭役以為病君為州皆貫免屯之民立石誦焉其四事曰君始為大名府歲大旱君謁守道請發粟賑道曰太守擅之乎咎誰執君曰府去省千里文移往返必旬月饑民旦莫且死何咎之云乎知府請任立檄大名元城出穀四萬石與民既總督周公奏之有

旨復與賑穀四萬石民無饑者是秋歲大稔

張惠言曰君之子彭與予交彭言君在東安時河水暴

至君乘小舟渡及中流舟覆僕役皆溺有躍而呼者曰此吾賢父母也遽入水負之出及其去大名民號哭而走送者百里不絕余以爲世多言今之民情不如古觀于君豈其然哉惜乎君之未得盡其所設施而其事又不得而盡傳之也余嘗游大名大名之人至今能道君之賑民粟也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避難以父名爲氏是曰貞道爲梁相後遷于毗陵之黃山而葬焉子孫世爲毗陵人君之支祖曰巍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君

祖曰燮昆父曰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
幾世武進當吳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望族不及宋以
上唯惲氏自漢子孫不他徙能識其祖之居葬至于今
不婚楊氏君之所居曰石橋去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
仕君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為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
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己志而已患
溼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某月日
葬于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西三里君之子敬嘗
試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歸省輒弗許其意欲以成
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學生得官當選

爲知縣固非所欲請于君君命就選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奉祿不足以豐養君以疾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于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遭君憂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賓石今舉人環其兄也內德盛茂事君疾備至而不衰子三人長曰敬江甯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

覃恩封君文林郎配孺人貤贈君之考如君妣錢如配

以後誌銘此予居

鄭氏。次敩次敷。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鄭氏。孫二。銘曰。是唯君子之親。窆此幽德兮。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或湮。

楊君茹征墓誌銘

嘉慶三年七月三日。陽湖楊君茹征卒。其子嵋谷之友王曰旦。以書訃張惠言於杭州。且曰。以君之好文章詞人學士之交於嵋谷者。無不愛且禮也。而於吾子及莊宇逵畢訓咸三人者。殆無日去諸口。今其不幸而卒。子可無以銘其藏。又曰。君之行。在門內父子昆弟。謂至渻篤。而無奇異可喜之事。君之義。在取予交接。矜分俉節

而無任氣矯俗之舉君之風概在鄉里朋友敬信愛樂而不得施尺寸之用以見于世懼遂無述于後使潛德晦昧則後進者之恥也又曰方君病且革憂寐或囈言數日忽猛省誦詩曰有倫有脊自是神定如平常及將屬纊嗚谷泣告曰大人行矣其擇高明光大之路而歸之君已不能言頷之遂卒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所以自持及父子之所以相勖者其生平之所養豈苟焉而已哉張悳言曰古者取士以德行故士爲善于國不若爲善于家後世一以科舉試無用之文詞非是者擯不得仕進士之有以自見者豈不鮮哉而世之論人者必求

其奇行高節繩墨之士則略弗稱道爲德者無以勸而俗以益媮其不以此歟如君者道足以治其行而無其位學足以淑其德而無其文惠足以博其施而無其財君乃矯異絕特之事以取傳道非君之所存也然則予之銘之也其容已乎君諱棨言字茹徵卒年七十一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娶于某生子二人長卽嵋谷貢有文爲士宗師以廩膳生貢于學次曰某孫若干人曰某某近勇補學官弟子君爲人長疏眥有容音響清越論議侃侃晚多病竟日對客莊坐猶無倦色君每以不學爲憾前年春惠言將之歙謁君

別君命駟谷館之夜分與駟谷論易君在別室聽久更來相與譚名理多獲以是知君之未嘗不學也銘曰

氣剛以嚴文直以介何德之方惠于交友敬以終始何道之常有所不取靡所不予何施之光自厥門內亦曁宗黨御乎州鄉自我罔怍自彼罔怨何行之臧猗乎君歟而秉於不文而惡於不文歟我銘其幽以詳君子後其尚有聞歟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廣西恭城知縣陸君諱廣霖字用賓既卒之十七年其子繼輅以書請于張惠言曰先人之葬也內閣中書趙

君懐玉既銘其墓然吾子今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以繼
軺之獲與游而不能得一言以傳其先人人且疑先人
之有遺行而吾子弗之許也敢以爲請邑有吏如吾先
人而傳之俾有述抑亦吾子之責惠言媿謝非其人不
獲則條具其行事可論者以爲版文俾著之廟將俟表
君之墓者刻焉其辭曰
君中乾隆三年順天鄉試舉人四年會試進士是時福
建知縣缺大吏以請
天子重其人特用新進士選補而君得連城進士之有
卽用知縣自君始君由連城知縣歴寧化順昌彰化而

順昌再任最後爲恭城縣署百色同知君爲知縣廣以
公事失官凡三失官輒復以知縣用會保舉知府終不
得遷卒以知縣爲同官牽連罷職焉君爲知縣二十餘
年所治閩粵之間或在海中林箐谿峪夷民蠻獠盜賊
廁處不可施以政地曠以隔俗憤悍睚眦語言挺刃矢
相鬭結連黨羣千百爲輩吏相顧不敢問則縱弛羈縻
冀且無事及其不可隱則嚴治以法痛芟艾之君以威
惠爲治善摘伏鉤距中民之情偏言單辭應手立斷姦
民巨豪先知其主名窟穴所在張關發機壞其萌芽姦
不得發寧化豪劉席玉其黨數百人號鐵尺爲鄉里害

君如至行縣召之至及其黨皆至遂執之衆大驚不知所爲皆首服論十四人如法盜邱氏者居下泉里衆黨自衛積十餘年吏莫敢捕君致其族之爲諸生者喻之曰家有巨猾不能擒罪將及汝衆曰諾旬餘盜皆得而盜賊聞君之威亦不敢匿名捕之無不獲者嘗遣吏有所執取吏難之君曰不得吾親往至則已自械而待蓋其嚴如此然君實以平恕服之非以武猛爲務連城民有傷其族之貧者出其主于祠貧者怒火其祠遂相劫殺吏當之死君至致其族人于庭諭以情涕泣交下衆皆泣大感悔乃出火祠者于獄而反其主和如初臺灣

多漳泉兩郡人素不悅往往持兵鬬因肆劫君之在彰化以事他出泉人乘君之不在也攻漳人于市眾大駭君聞馳歸親諭之咸解兵叩頭君予之杖其自彰化調順昌也守道以彰化多鴨寮聚時伺鴨者朱一桂以臺灣畔懲之請君必禁斷乃去君曰此民業可禁耶審其籍令鄉里保任之君之寬厚喜全活人皆此類故終君所任無劇盜兵鬬者嘗獄無不決君所不直退無怨言誘辭

君在閩嘗爲巡撫陳文恭公陳十二事曰崇實踐通水利整橋梁裕積貯廣郵亭興煤廠端士習嚴械鬬禁囤積廢閩神戒溺女止燒山陳公以爲善多見施行

其治縣亦皆用此舊君明習吏事知大體本末明足以決之強足以勝之而屢起屢蹶終不越縣令又以廢退卒故人多惜焉君以善治獄聞其事見于趙君之誌甚具故采其大者而論之君之卒以乾隆四十五年月日年七十五以乾隆五十三年月日葬于孝仁鄉方基邨夫人高氏莊氏耐子五人繼輅最小賢而有文孫耀適亦與余善

系曰君之宗自福始祖廷煒父載起世有緒以至君顯其德施於民胡起之胡蹶之胡有才而已斯君有子亦作宰門未昌其有待君之季維其賢亦有孫世作程澤

之業于是存有不信訊此文

先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墀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滁遷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滁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端當明宏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共譜端孫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歷中舉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偃銘偃生采采生金第娶于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爲事而銘偃當明之亡獨不爲制舉業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

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兄弟相厲以儒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廩膳常教授鄉里間其後游沅州一歲得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既不得志于世無所表見又不獲永其年充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時惠言方四歲翊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弗得聞聞之于人所傳文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賁黔鄭先生夔楊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毀譽故著其言以爲府君行實焉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善爲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

生曰薛心銛董仲容湯賓輅君兄弟總角交也賓輅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弟與仲容則常集于薛氏予亦時時在坐雍容出論議率常連日夜君色温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輅而酷愛君謂兩人于人道近也篤于孝友平生未嘗與人迕人亦未嘗迕君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鄭先生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翫月見河漢間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虚眉髮纖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

子長孟堅敘事生動淋漓承祚以簡失之後人不簡而亦失之可笑也此文前半眞妙極也　子居

先祖妣事略

先祖妣白孺人。年二十二。歸我先祖考政誠府君。生子三人。女二人。政誠府君倜儻好學。通六藝諸子之書。天文術數劍騎之說。家貧。屢困童子試。父文復府君命北游。占天津商籍。鄉試順天。俄得疾。卒京師。年三十五。是歲雍正十一年也。計至。孺人慟絕。是時文復府君年七十一。呼曰。天乎。兒與婦偕亡乎。頓之。孺人蘇。文復府君曰。我老矣。諸孤幼。新婦死耶。孺人泣謝曰。不敢。明年。文復府君病及革。顧孺人泣曰。吾死矣。諸孤與新婦爲命。新婦存一日。諸孤亦存一日也。良久。唏噓曰。貧甚。無可

倚者吾死新婦存耶孺人泣對曰新婦生死與諸孤俱
文復府君遂卒是時孺人三子曰思楷年十一歲曰蟾
賓九歲曰瑞斗六歲兩女少長年十二三歲孺人率二
女紡織以爲食而課三子讀書口授四子毛詩爲之講
解有疑義取筆記俟伯叔父至者就質焉或謂孺人家
至貧令兒習他業可以餬口今使之讀讀未成餓死矣
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爲文儒吾夫繼之至吾子而
澤斬吾不可以見吾翁卒命之學文復府君有弟曰衍
黄老矣教授於家憐諸孫恆誨之嘗語孺人曰而子可
教吾欲嚴督之念其枵腹不忍也孺人謝曰翁幸督之

枵腹何病焉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閭閻三子皆以文行有聲自文復府君卒後十數年日常不得再食冬衣無襖夏無帳食以糠覈爲粥唯歲時及家忌日乃具蔬食以祭孺人曰雖不成禮不敢闕也戚族中有周恤之者一粲一粟皆簿記之曰他日不可不報而政誠府君之卒於都也內閣中書許公宏聲爲經紀其喪文復府君之終事則衍黃辦之孺人尤感焉曰吾子孫勿忘此大德孺人後政誠府君二十六年以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四考諱琪武進學生母吳太孺人政誠府君諱金第天津府學生文復府君諱朵武

進縣學生孺人之在室也吳太孺人病孺人刲股肉和藥以進病輒愈及文復府君疾革孺人復刲股以進焉及其卒也子瑞斗亦爲之刲股孺人喜釋氏書晚乃蔬食曰此亦安心一法至於僧尼寺觀毋許往來以爲家教孺人子思楷縣學生蟾賓府學廩膳生惠言之父也女婿曰趙體元邵規方孫三人曰宮言惠言翊孫女三人婿曰董達章于某許某曾孫五人孺人卒之五年子蟾賓亦卒其明年思楷及瑞斗奉孺人之柩合葬于加冠橋政誠府君之兆知縣黃公瑞鵬表之曰純孝苦節

嘉慶年月日孫惠言謹述

鉤摹極細轉勒處俱大神力俗人止知日爲至性爲文 子居

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邨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唯姊靄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

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飧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昳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綫爲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佽卹也先是

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于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于先後委宛備至于人無所忤又善敎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出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唯恐遽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

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于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伯于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割于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于先妣何其酷也

茗柯文二編卷下終